



长江东流去 (上) Yangtze River Eastward / 天涯月如霜 著

责任编辑: 张 见
封面设计: 王 伟
版面设计: 张 蕾

Yangtze River Eastward © 2023 by Chen W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 年 10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 229mm x 152mm
字数: 302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3945852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2023945852

ISBN-13: 978-1-68372-576-3



《共一程》

——班夫抒怀

世事暂莫问，但积足下步。
展臂揽胜去，舒怀观景还。
泉声鸣耳畔，花色映眼帘。
行至云隐处，坐拥风起时。

起伏乃造化，高低自天成。
红尘浮名轻，江湖波澜远。
飞瀑洗胸襟，冰湖飘影踪。
相伴千山路，共听万壑松。

目录 Contents

题记9
自序11
序章	1. 美人出浴去哪了.....14
	2. 小平摸头.....21
	3. 天文学的由来.....24
	4. 摩登列宁.....29
	5. 和尚班.....32
第一章	1. 关关雎鸠.....42
	2. 放飞无限自由.....47
	3. 会跳舞的鱼.....50
	4. 熊猫馆.....54
	5.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58
第二章	1. 香港都要回归了.....66
	2. 也当一回孔乙己.....68
	3. 桃花流水杳然去.....73
	4. 回光返照.....79
	5. 八大锤群殴双枪将.....83
第三章	1. 同是天涯沦落人.....99
	2. 最是昼短夜长时.....102
	3. 芝麻开门.....110
	4. 临行密密缝.....117

目 录

第四章	1. 大约在冬季.....	124
	2. 欢迎到乡下来.....	131
	3. 每天都有奇迹.....	135
	4. 天边升起思乡的月.....	144
	5. 当海碰子去.....	150
第五章	1. 再聚首.....	156
	2. 朱可夫也出动了.....	162
	3. 将相和.....	166
	4. 不要忆起江南.....	173
第六章	1. 黄盖找到了周瑜.....	180
	2. 一无所有.....	186
	3. 莫泊桑流过口水的东东.....	190
	4. 今天是一份礼物.....	195
第七章	1. 你从哪里来.....	199
	2. 三英战吕布.....	201
	3.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204
	4. 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09
	5. 有人赏识了.....	212
	6. 绝密文件.....	217
	7. 夜以继日.....	223
第八章	1. 行百里者半九十.....	229
	2. 戏如人生.....	233
	3. 新媳妇跑了.....	234
	4. 幸福时光.....	238
	5. 贼不闲着.....	242
	6. 朝辞白帝彩云间.....	245
	7. 下马威.....	247

目 录

	8. 这把刀快吗.....	251
	9. 点心和自助餐.....	255
第九章	1. 妇唱夫亦随.....	259
	2. 校园枪声.....	262
	3. 幸存者.....	266
	4. 聚餐.....	272
	5. 谁是我先生.....	277
第十章	1. 各个击破.....	280
	2. 釜底抽薪.....	284
	3. 实习.....	287
	4. 肉丸总统.....	290
	5. 苍蝇头.....	292
	6. 女大不中留.....	294
	7. 午夜噩耗.....	298
第十一章	1. 悄然而逝.....	304
	2. 噩梦难醒.....	306
	3. 西湖醋鱼.....	309
	4. 最后一面.....	312
	5. 生离死别.....	315
	6. 围城.....	320
第十二章	1. 豆腐饭.....	328
	2. 饺子就酒.....	330
	3. 通信走廊.....	335
	4. 换组.....	340
第十三章	1. 何去何从.....	346
	2. 申请转学.....	350

目 录

	3. 新年新运.....	354
	4. 初试啼声.....	360
	5. 号角男孩.....	366
第十四章	1. 坐着灰狗开会去.....	373
	2. 春风得意马蹄疾.....	379
	3. 似曾相识故人来.....	389
	4. 画饼难充饥.....	394
	5. 知女莫如父.....	397
第十五章	1. 竹篮打水也枉然.....	404
	2. 这里就是你的国家.....	408
	3. 屋漏偏逢连阴雨.....	413
	4. 千里走单骑.....	416
	5. 西部之门.....	421
第十六章	1. 食言.....	428
	2. 摊牌.....	430
	3. 硅谷行.....	432
	4. 真相.....	444
	5. 破釜沉舟.....	449
第十七章	1. 陷阱.....	456
	2. 我等了三年.....	461
	3. 暴风雪.....	464
	4. 答辩.....	470
后 记	476

题 记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巨海一边静，长江万里清。”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
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
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

引自《长江之歌》

多少脸孔 茫然随波逐流
他们在追寻什么
为了生活 人们四处奔波
却在命运中交错
多少岁月 凝聚成这一刻
期待着旧梦重圆
万涓成水 终究汇流成河
像一首澎湃的歌
一年过了一年
一生只为这一天
让血脉再相连
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
留住我们的根

引自《把根留住》

自序

这是《长江东流去》三部曲的上卷，仿佛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绚丽画卷的素描底稿，类似于《星球大战》（Star Wars）里的前传。

《三国演义》里织席贩履时的刘备、《水浒传》里逼上梁山前的林冲、电影《阿甘正传》里靠着支架行走的少年阿甘、电视剧《狂飙》里守着鱼摊谋生的高启强，…，都是一群被人忽略、被人嫌弃、被人霸凌、甚至被人置于死地的普通人，但也是最接地气、最能和我们每一位读者或者观众产生共鸣的“卑微的开始”（Humble Beginnings）。

本书里的龚一澄亦如此，一个出生于长江下游一座江南小城的70后，同他的许多同胞们一道，投身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出国潮”，在“美”梦成真后，一路走来，却似筲路蓝缕。校外找餐馆打工，油锅打杂端盘子，偶尔还露宿街头；校园里的日子也不平静，刚有起色，又不慎卷入了意外的漩涡，陷入了一场阴谋，备受煎熬，而他的朋友，在困境中挣扎，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世界上最高大的树莫过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红杉（Redwood），每到秋天，一棵棵上千年的红杉上都挂满了累累的松果，只有等到了一场熊熊的森林大火，把果实的外壳烧到了迸裂绽开，被紧紧地包裹在果实中的松子，才有机会落实到土壤里，若是恰巧适逢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就会开始生根发芽，又在挨过了风雨雷电的千磨万击后，方能成为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

自然界如此，那我们自己呢？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阿甘正传》（Forrest Gump）的动人之处，是从一个普通人的

视角折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达到了见微知著的意外效果。龚一澄也曾经是一名留学生，他是在一个恢宏的时代背景里，一步一步地探索，即便是行走在“故园无此声”的异国他乡，也要“山一程，水一程”，和你和我“共一程”。如果本书让您对龚一澄，以及他的同行者们的后续历程产生了一点儿兴趣的话，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曾经攀登过犹他州“五巨头” (The Mighty 5)，一共五座风景各异的国家公园，在峡谷深处、人迹罕至的山崖上，几幅被考古学家发现的古拙岩画依稀可辨，让我们得以知晓，在那三千年前地老天荒的时候，这里也曾经有过先人们的文明印迹。愿这部拙作能够像那些经过了漫长岁月洗礼的岩画，为我们这一代、这一批、和这一群人留下一行经得起时光冲刷的生命的足迹。

2023年7月



(Newspaper Rock (报纸岩) 上的岩画，
由 Jim Unterschultz 提供)

序章

庐中师生篇

“这么多年的兄弟
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太多太多不容易
磨平了岁月和脾气
时间转眼就过去
这身后不散的筵席
只因为我们还在
心留在原地”

节选自《我们不一样》



1. 美人出浴去哪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跟全国大多数高校类似，位于合肥的江淮大学还是一个标准的单位大院儿，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围墙之内，吃喝拉撒都能搞定，也有附属小学、附属中学，蹭在大学校园的一隅，龚一澄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小学、初中时光。既然是附属学校，就以女教师为主，大多也是家属。老师、同学和家长，都在几片宿舍楼里扎堆儿，低头不见抬头见。

每年学校组织两回出游，无非是城西的大蜀山，城东的逍遥津。初三时，有人提议去南京春游，要出安徽省，那了不得了，计划了一个多月，就连为了省钱，要租下公共澡堂躺椅上过夜的细节都有了，最后还是没走成。家长们反对的理由充分：快中考了，哪还有时间挥霍？等上了高中再去疯也不迟。

中考过后，考上了由李鸿章后人创办的庐州高中，明显就是不一样，男女老师各半，住得也分散，同学更是哪儿都有，虽然合肥昵称是“两个胖子”，也就下辖肥东、肥西和长丰三县，胃口还没大到要吞下巢湖，离枕湖而居的梦想尚远。距离最远的是从长丰来的同学老魏，需要坐绿皮火车，感觉路途迢迢，要花半天工夫，一个学期难得来回两次。

班主任许智慧老师教语文，个子不高，偏瘦，如果头发再硬些直些，蓄上两撇八字须，那便成了他崇拜的鲁迅。因为有一年参加集体劳动，到逍遥津挖塘泥，他不慎摔坏了腰椎，被确诊为“三等乙级残废”，有时需要坐着上课，加上还有一只耳朵的听力不好，所以嗓门格外大些。

每一届六个班，主课老师基本上都是一路到底，每三年一循环，一般来说，班主任上两个班的课，其他课的老师带三个班。

八五年秋季刚开学，老许还在念叨他刚送走的毕业班，八五届“老五班”，个个都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优秀，而现在接手的高一(1)班，不过是他“抓阍”来的一群随机组合。三年下来，这个班的学生对那个“五班”人的事迹都耳熟能详了。

后来一澄上了大学，总算见到其中的一位代表徐子洁，面对“大名如雷贯耳”的学姐，心情是又惊又喜。

榜样会让大家既崇拜，又有压迫感。这一招挺管用，父母们也常使，但副作用也有，让孩子们怀疑自己是不是捡来的。

班主任的设置，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这实在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儿。

对于青春期的高中生来说，父母的话渐渐地变成了唠叨，少有不让人烦。这下好了，有了这么个班主任，倒是让父母们不那么讨厌。

老许除了自己的课，经常会在其他课打上上课铃前后，走到讲台前，“就这个问题，我再稍微讲两句。”碰到这种时候，若是教数学的李老师，他会乐呵呵地等在一边，而教物理的姚刚老师，干脆背着手踱出教室。

高一语文课的开篇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许坐在讲台后面的长椅上，端着课本朗读，“...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特地停下，解释，“注意了，‘过处’和‘过去’，音同、字不同，‘过处’就是过去的地方，更恰当。”

大伙儿听得懵圈儿，这俩字儿咋就同音了呢？原来，在老许的皖西方言里，“处”发音同“去”。

只是没人知道，原作在“微风过处”前的还有一句排比，“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删了。

其时，报纸上每每有鼓吹教改的报道，也许是看透了应试教育的本质，老许不为所动，“都是老调重弹。依我的话，这些教材都可以放到一边去，用这三年时间，把四大名著好好学完，你们将来水平肯定更高，可是管什么斤呢，高考行不？”

偶尔，老许也会别出心裁，学到碧野的那篇《天山景物记》，他利用作文连堂课的时间，把同学们带到一墙之隔的环城公园，他还自掏腰包，在雨花塘租了小船，并强调，玩不是目的，要学习作者移步换景的手法，以主标题、副标题为段落，写篇大作文。

不比天山绵延千里，这巴掌大的雨花塘一览无余，一圈转完，景色依然没有改变。回去搜肠刮肚，终归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撑不起场面。讲评课上，老许叹了口气，“你们怎么搞的？没有一篇是用心观察的，隔壁二班有位女生有事没去成，反倒是写满了四张纸。”

老许不是那种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做朋友，更多时候扮演着传统家庭中父亲的角色，严肃且不讨喜。比如开元旦晚会，别的班可以待到半夜迎接新年甚至更晚，这在一班是门儿都没有，他会拿出《合肥晚报》，指出最近的治安问题，十点一到，女生一定要有家长来接，或者由顺路的男生护送回家。

老师们大都喜欢、甚至偏袒成绩好的学生，一好遮百丑嘛，不过在老许这儿没戏，谁也甭嘚瑟。以至于三年下来，若是没被老许疾言厉色地教训一番，一准儿没在一班待久过。而他的称赞，更多是含蓄的、勉励式的，水满则溢的道理，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在同事里，他也绝不当“好好先生”，三班的班主任不大作为，管不住班里的刺儿头，他不但嗤之以鼻，而且公开炮轰。

老许也有温情的一面，高二时，班上一位女同学小雪生病住院了，平时她沉默寡言，从农村来的都能吃苦，在校运会上揽的

也是苦活，跑长跑给班级挣分。老许眉头拧到一块儿，安排完几位女生去探望，叹了口气，“小雪还有个哥哥，在上海读大学，也病休回家了，本来一家好好的，这下怎么搞呢？”

老许没有具体讲述小雪的病情，同学们猜测是不是心理压力过大的原因，的确，每届从全市近两万名考生中录取二百七十人，即使是庐中教师的子女，如果未达录取分数线，虽然可以借读，但是学籍还得挂在另一所普高，并不计算在庐中的升学率里。

一澄想到了曾经邻居家的晓月姐，扎着两根辫子，面容清秀，说话温柔，画得一手好画，还帮他削过铅笔，替他答过算术题。在经历过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后，她便很少出门，直到有一天，听说被送去江大东门外的精神专科医院治疗。再以后，晓月姐家搬走了，也就没有了音讯。

附中的教学楼靠近江大的东院墙，碰到病人放风的时间，会看到两个白大褂的医生，一前一后，带着一队穿着蓝白条纹病院服的人，在菜地边的田埂上默默走过。

看望病人不能空着手去，大家一起凑点钱。一澄身上刚好揣了一张大团结，是准备用来买下个月的午餐菜票的，于是坚决地递了过去。

收钱的那位女班委好心地问，“有没有小一点的啊？找不开。”一澄摆了摆手示意不用。

中午，下课铃一响，一帮子男生咣咣咣地摇着金属声的饭盒、勺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食堂奔。庐中的食堂主要就是供应午餐，每天就餐的人数也不过二三百，本小利薄，远没有大学食堂那么丰富。

长丰县来的住校生老魏趿着一双温州产的塑料凉鞋，这鞋后跟高可以撑个儿，就是鞋帮子质量差，一跑就崩，只好不紧不慢

地走，“有甚么好闹嗨的？愣头青才直着冲，我天天吃食堂，摸出门道了：师傅们会先吃饭，上面一层菜里的肉，早被他们挑得没毫剩下。”

先打饭后买菜。卖饭的窗口在小院子里，一个个挤得前胸贴后背，铝制饭盒往往会被压扁，递进铁栏杆间的小窗口前，还得把凹进去的盒盖儿再掰直了，让师傅们盛的饭少漏掉些。

卖菜的窗口在屋内，好吃一点的像是花菜炒肉片，四毛钱一份，萝卜烧肉便宜些，萝卜顺气，产生的硫化氢多，会熏得人分神，做起选择题来，容易勾错答案，所以同茺荑拌臭豆腐干、蒜泥拍黄瓜，并列为考前不宜吃的三道菜。

一澄打完了饭，饭比较糙硬，少了菜汁盖浇，不易下咽，他找个桌子坐下，刚扒了两口，向炯伸头瞄了一眼，“是不是把钱捐了，光吃寡饭？”他家算是印尼归国华侨，爸爸是机械厂厂长，响应小平号召，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弟弟小晟也在附近上初中，有时来蹭饭，所以会自带一些荤腥佐餐。

“至于嘛，咱带的午餐肉罐头忘在教室里了，”一澄对付一句，端着饭盒起身去了食堂外面。接下来的那阵子，他吃完饭直接到操场边梧桐树下干嚼，吃不完干脆洒掉，几只从家属区溜达的小鸡看见了，扑棱棱地过来很快啄干净了。

晁连云从家长会回来，像是福尔摩斯一样上下打量一番，“许老师来谢谢我，说是你捐了十块钱，这钱是哪来的？”

一澄应了一声，“过年的压岁钱啊。”心说老许有些刁道了，平时家里由他妈管账，那叫一个滴水不漏，在他小时候，家里来过一次小偷，只翻走了鞋盒里几枚毛主席像章。

“别日八，压岁钱都是我帮你收着的，换个说法又给回去了。”的确，回老家走亲戚，大人们互相给对方孩子的压岁钱，就像回旋镖，飞来又飞走，偶尔真到手一点，也只够买挂小鞭炮，为了多听几声响，还都是拆散了纸芯辫子单放。

“...是买食堂菜票的钱。”

“那你中午吃什么？”

“反正食堂菜难吃得很，晚上回家多吃点就找回来了。”

“你们这位同学去瞧的什么病？”

“不清楚，可能像晓月姐那样吧。”

“唉，我和你爸不都是从乡下考出来的嘛，以后碰到这种事，你要作声，我们不会算小的。现在她家大人一定急死咯，只希望能早点瞧好。”晁连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等后来小雪病休出院了，升级时留在了下面的一届。

高二结束，文理分班，文科生少，按惯例，只需拆一个班凑成文科班。而被拆掉那个班的理科生，会被随机地打散到其他五个班。

在最关键的一年，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肯定要影响学习成绩，所以哪个班也不愿轮到被拆，几个班的班主任们表面上若无其事，却都像鸭子划水——暗中使劲。

一班的同学们虽然心里有几分不踏实，倒也不怎么太担心，一来各项学习指标处于领先，二来有个护犊子的老许在。

经过各方角力，六班很意外地被瓜分了，而刺儿头多的三班却得以幸存，因为他们有一位学生的家长在市教育局是个人物，那可是庐中的上级主管部门，说到底，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上了高三，老许隔三岔五地提醒考大学的残酷现实，“不要以为上了庐中就是进了保险箱，高考就像挤定员火车，我们班上处在后十名的，可能就赶不上趟。”

家长会开得更勤，家长们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而课桌上用粉笔大写的在班级名次。会后，倒数后十名的家长要留下来，接着享受开“常委会”的待遇。

又到了一堂作文课，老许把作文本子发下来，“学校组织一

次作文竞赛，题目就是——”拿起粉笔，大写了一个字“书”，转过身来，敲了敲黑板，“须（书），”这是老许的方言，“平时让你们好好抖须（读书），想想怎么开始吧。”

这题目没头没脑的，具体又空洞，而时下流行的高考作文命题，都是给一段话，说点儿故事，再让人发挥。

一澄刚好有些发烧，更加觉得索然无味。理科生谈到书，离不开数理化，一澄摊开本子，“唰唰”写下，“1687、1859、1905，这是几个在科学发展史上被人记住的年代，因为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分别出版了三本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物种起源》和《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相对论）。”

开头一启，接下去也就顺水推舟，谈谈书的前世今生。

临了，水到渠成地表个决心，也要用人生来写一部属于自己的书云云。

课间休息时间一到，匆匆就交了上去，同时请假，难免让老许觉得草率。那时提倡“轻伤不下火线”，他歪着脑袋打量了一下，“回家吧，这下子也就没有不得奖的理由了。”

这话让人左右为难，这时一澄头已经晕得厉害，顾不上许多，收拾好书包，下了楼，从车棚子里推出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骑回家去。

不久，老许告诉一澄，“这次须抖得不差，基本完成任务，拿了个第二。”

一澄好奇，“谁得了第一？”

“五班的一名男生。”老许说完，还递给一澄一本作为奖品的塑料皮笔记本，扉页上是语文组一位老师遒劲的手书，“庐中首届“萌芽杯”作文竞赛第二名”。

回到家，任教中文系的龚如风把小本子翻来覆去看了看，只冒出了一句，“这位老师的字写得不错。”

那个年代的老师和家长，擅长的是鞭策，仿佛一夸人就会闪了舌头。

2. 小平摸头

全市统考和几次模拟考后，渐渐有了眉目。

一天，早读课后，老许把一澄叫到教室外面，在楼道一头的阳台个别谈话，“你最近两次考得都还可以，将来想上哪所大学，心里面有没有个数啊？”他一只耳朵听力不好，习惯性地把另一耳朵侧过来听。

“寒假前学校不是让我们预填了一次吗？”

老许一摆手，“那只是先摸个底，大多数人也都没想好。”的确，很多人都不愿过早地亮出底牌，只是象征性地填了个学校。

“高考结束，一些名牌大学都会先来庐中作招生宣传。到时候，学校会根据你们的估分、平时成绩和一贯表现作一个推荐，在各个班之间也要作个平衡，如果有的专业在安徽只招个把人，我们要是有一两个人争着报名，那不就是互相撞车了？你们家就你一个，年龄又比较小，对你来说，还是离家近一些的好，我认为阔大很适合，你觉得呢？”老许总是把科大念成“阔大”，尽管校园不阔也不大，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没想到被老许这么耳提面命地高看一回，一澄很诧异，有些不知所措，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弱弱地问一句，“清华可以吗？”

“是不是因为林珂去了清华啊？”林珂高一时分在二班，老许也教过他半个学期的课，知道他们两人是发小。

“嗯，他现在是我的一个榜样。”其实，一澄在家里常听晁莲云说，她当年高考因为家庭出身，政审不过关，尽管考出芜湖地区的最高分，还是只能与清华失之交臂。

林珂也是江大子弟，本来从小学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不巧病

休了一年，在家闲得没事，把他哥哥、姐姐的课本翻出来看，倒是练出了超强的自学能力。

一九七八年三月份，科学大会召开，号称“科学的春天”来了，上上下下提倡“快出人才，早出人才”，按部就班显得不赶趟了，科大办了个“少年班”，一下子，出现了下围棋赢了副总理的宁铂、戴着红领巾上大学的谢彦波，谁没在报纸上读过他们的光辉事迹呢？在“小虎队”这些还没出现、更没有什么网红小鲜肉的年代里，那就是同学们的偶像。

各地开始流行跳级，年级越往上，跳级越不易，二班闻欣涛的哥哥闻笑涛，初三考上了少年班，所以欣涛也有样学样，从初一跳到初三。

作为一个普通娃，一澄打小被教导着“勤能补拙”，从小县城搬家到合肥，参加“转学”考试，不明就里地和另外几个小朋友一起，趴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小教室，答了语文、算术两份卷子，一天学也没上，被评估到二年级。

等家里从学生宿舍搬进教师宿舍，再把一澄接回江大，距开学又过去一个月了。

第一天上学，嗨，大地方就是不一样，上来就是广播体操，一澄个头小被放第一排，啥也不会，旁边老师指了指，“照着领操员柳菲菲做。”

领操员柳菲菲不仅长得像是电影明星，而且动作流畅，她面对大家，所以方向是反的。六岁的一澄不懂什么反向思维，看着菲菲出左弓步，他来个右弓步，菲菲来个左转身，他来个右转身，和左右两边的同学时不时来个面对面，老师嚷出一句合肥话，“呀哩，你在搞横个？都给你搞伤的了。”

第一节课是绘画课，副校长兼课，她用各色粉笔，不到三分钟，在黑板上娴熟地完成了一幅画，同学们纷纷地拿出各色彩色铅笔，一个个开始唰唰唰地照葫芦画瓢。一澄没看懂这幅抽象作品，笔盒里只装了有 HB 黑铅笔和橡皮，画了擦、擦了画…。

“叮铃铃”，下课铃刺耳地响了，一澄眼看交不上作业，“哇”地哭了，老师过来看了看，“黑板上是一艘驶向太阳的蒸汽大轮船，

你怎么画了辆带烟囱的小汽车？”

后来一澄又和同年级大部分同学，成功度过了全市小学五改六的分水岭。在跳级的年代里，只要主课过关，音、体、美这些副课是不算数的，这也贯穿了整个升学压力下的应试教育。

跳级这种事，对大多数人来说，弊大于利，成长的过程，不仅是智力方面，更不只是学习两三门所谓的主课，很多东西是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的。智力进步只是诸多成长的一部分，跳级的同学，在身体发育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老师一般不会找个小个子同学管一群大同学，这样来，跳级生很少有培养领导力方面的机会，缺乏组织协调能力的培养，反而会阻碍日后走上社会，步入职场后的进步。

有意无意间，人们为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找抽的话而焦虑，重复着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傻事，没有谁耐心地去 做“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后来在大学里，一澄碰到过谢彦波的妹妹，不仅上学岁数比她哥哥当年差了好几年，就是比同年级的人也要大一岁，也许因为哥哥那样的早慧是可遇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也许是他家里人认识到了，做个正常人就好。

林琦复学后，和一澄成了同桌，开始了漫漫的友谊之路。他虽然只比一澄大两岁，要高出半个头，显得成熟而且博学，已经被尊称为“老林”，平时搞不明白的问题，只要一句“老林说的”，那就是标准答案。

等他们分别以附中前两名的成绩考上庐中时，老林已经把高中数理化自学得差不多了，第一个学期的期中就显得不“仗义”，自个儿跳到高二去了，把兄弟们甩在后面。八七年高考，再接再厉，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清华无线电系。

等老林放寒假来一澄家串门，仿佛从革命圣地来的，举手投足都不一样，除了把“北京”还是念成“百京”。

“清华是什么样子啊？”

“真是大，火车从一头到另一头，都专门要停一站。”一澄只见识过江大校门外的公共汽车要跑一站路，想象不出让火

车跑一站路的范围，“哦，那太大了。学习呢？”

“第一学期拿了三等奖。”

“我的天，连你只有三等，那拿一等的得长个什么样的脑袋啊？”

“呵呵，长什么样的脑袋不要紧，关键是要被谁摸过，我们系拿一等奖那位姓李的上海同学，邓小平说的那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当时就是摸着他的脑袋讲的，所以他有了个外号‘邓摸头’。”

“哦，圣上钦点啊，‘邓摸头’平时啥样的？”

“学校对‘邓摸头’制定了特殊的本硕博连读计划，像我们入学时的军训，他不用去，而是到日本参加一个培训项目。他平时要出校门呢，需要校长亲自批准，不能有任何闪失哪，”老林咂了咂嘴。

“一样是清华的学生，还被这么分三六九等啊，这位听起来有点被当成大熊猫的意思。”

“老弟，在我们学校，别说每个人了，就是各个系差别也挺大的，有些系你可千万别去，比如汽车系。”

一澄听得不免泄气，“都好不容易上了清华，咋又成了游进大池塘里的一只小虾米。”

3. 天文学的由来

离高考不到一周了，老师们在上完最后一堂课后，会留几天让学生们回家自己复习准备。

教物理的姚刚老师穿着白色圆领老头衫，背着手踱了进来，靠在讲台的一侧，透过黑框眼镜扫了一眼教室，一只手的拇指在另一只手掌心搓了搓，慢条斯理地用沪普开了腔，“课没什么好讲的了，到这分钟了，能考多少分，其实都定了的。你们好歹会